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十二個主要國家回應美國霸權之實證研究：2011年擊殺賓拉登事件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actions to the U.S. Hegemony: The Bin Laden Incident of 2011

doi:10.30390/ISC.201312_52(4).0003

問題與研究, 52(4), 2013

Issues & Studies, 52(4), 2013

作者/Author：賴文儀(Mark W. Lai)

頁數/Page：71-10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12_52\(4\).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12_52(4).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十二個主要國家回應美國霸權之 實證研究：2011 年擊殺賓拉登事件

賴 文 儀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摘 要

2011 年 5 月 2 日美國特種部隊攻擊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 之住處並且結束長達十年對於頭號國際恐怖分子的追擊，在此之後，各國對於此事件的反應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本文將以實證方法研究美國與各國的外交關係、各國對賓拉登事件的反應、主要媒體評論之間的互動關連，整理出支持與不支持美國的總表。本研究亦將思考：在採取爭議性的方法達成其國家利益的同時，美國霸權是否可以在未來持盈保泰？本研究所採取的新聞分析方法，是否能夠提供外交政策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關鍵詞：美國霸權、賓拉登、恐怖主義、美國外交政策、柔性平衡

* * *

壹、前 言

2011 年 5 月 2 日美軍特種部隊在巴基斯坦首都附近城市擊殺基地恐怖組織首腦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取走其屍體並海葬於北阿拉伯海，隨後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於深夜記者會宣布任務完成。賓拉登主導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紐約與華盛頓的恐怖攻擊事件，直接參與眾多全球恐怖攻擊，導致成千上萬人的傷亡。對於美國來說，賓拉登的死亡代表十年反恐戰爭的里程碑，安慰生者、鼓勵國家安全從業人員、重申美國對於國家利益的堅持、展現軍事與情報等綜合國力。對於世界各國來說，他的死訊挫折了國際恐怖主義的氣勢，並且作為一個反恐戰爭的暫時句號，提供了重審美國外交政策變化的可能性。^①

5 月 2 日開始，世界各國領袖與媒體紛紛表示立場與評論，不同的新聞來源，呈現不同的面向，隱含著不同的動機與態度。本研究從這些各異的反應中，開始理論與

註① 事件前後過程請參考 *The New York Times*, "Death of Osama bin Laden: Bin Laden Is Dead, Obama Says," May 1, 2011. Accessed on: October 25,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5/02/world/asia/osama-bin-laden-is-killed.html?pagewanted=all>.

實證的探尋，研究問題群如下：親近美國的國家，是不是紛紛表達肯定，而疏遠美國的國家，是不是質疑其動機、行動、與效果？我們可不可以藉由各國的反應，來釐清支持與不支持美國各自是哪些國家？有沒有明明是親近的國家，卻表示出批評，而以為是疏遠的國家，卻對美國的擊殺行動予以肯定？為什麼？這些對於表面現象的資料分析，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探討美國外交政策的盲點、各國對美政策的矛盾、以及美國與各國之間構築成的霸權體系是否緊密或者鬆動。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開始文獻探討，審視美國霸權與國際局勢在近二十年與近三年的主要變化。第三部分的概念定義說明如何定位「親疏關係」與「各國反應」，以及資料分析的過程與注意事項。本部分將援引相關作品的定義方式，並統整出適合本研究模式。第四部分為研究設計說明與研究發現，說明各國與美國之間的親疏關係，以及各國對於賓拉登事件的回應總覽，第五部分為命題檢證與綜合分析。第五部分結論簡要論述全文內容、理論內涵與重申研究限制。

貳、美國霸權與國際體系

1991 年冷戰正式結束之後，原本國際結構中由美國與蘇聯互相制衡的兩極體制 (Bipolar System)，轉變成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體系 (Unipolar System)。^②當時國際關係學界紛紛提出新世界局勢的定位，自由主義學者認為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政治思想與制度取得最後勝利，之後的世界將會朝向民主化與經濟合作，^③現實主義學者顧慮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失衡，^④或者尋找新的敵人，^⑤或者溫習舊的敵人，^⑥這兩種學派交相影響政策決定者，並體現在 90 年代美國相對謹慎的外交政策。由聯合國啟動的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在世界各地，包括索馬利亞、科索沃、東帝汶等地的維和行動，標示著美國身為謙虛的霸權，願意以共同安全行動維持世界秩序。美國作為國際秩序共主並尊重列強的形勢在世紀交換之時運作良好，現實主義學者肯定這樣的單極穩定性，認為清楚的結盟情勢創造和平，而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多方的交往、經濟交流與國際組織運作將創造光明的未來。^⑦

註② 各種國際架構中的「極」討論，請參考 Edward D. Mansfield, "Concentration, Pola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Mar., 1993), pp. 105-128.

註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Washington, D.C.: Free Press, 1992).

註④ 最重要的著作為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5-51.

註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8).

註⑥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註⑦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99), pp. 43-78.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Autumn, 1998), pp. 40-79.

然而，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轉而採取軍事單邊主義 (Unilateralism)，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國內外皆是戰場的全球反恐戰爭 (War on Terror)。這些冒進的外交政策，引發國關學界不分學派的共同批評，反應在 2002 年紐約時報上的 33 位學者聯名勸阻信。^⑧其主要論述並沒有提到單極主義的問題，而是反對沒有經過仔細考量的軍事行動。學界對布希的勸阻無效，之後眾多的軍事開銷、人員傷亡、迫害人權等負面效應累積到 2008 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的壓倒性勝選。之後，美國外交政策逐漸回到 90 年代的主軸，雖然繼續維持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 (前者在 2011 年結束，後者亦計畫在 2014 年撤出)，但是在與俄羅斯的飛彈防禦系統、朝鮮半島議題、伊朗核擴散議題，都採取和解的態度與政策。因為這種妥協的作法，引起學界眾多的討論，其中核心的問題集中在：

第一，目前的美國霸權，是否在連續對外戰爭之後，正在衰退之中？

第二，目前美國是否面對潛在的挑戰者？

第三，美國應該採取哪一種戰略來持盈保泰？

對於這三大類問題，學者們的回答如下：

針對第一類組問題，在歐巴馬 2008 年上任之後，美國確實採取妥協的外交政策面對過去十年興起的挑戰。學者卡斯楚 (Renato Cruz De Castro) 認為歐巴馬政府秉持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基本原則是多元方法建立國際體系、反對單極主義、避免過度使用軍事手段、重視地區的權力平衡而非躁進的推廣民主制度。^⑨這些新自由主義與布希時代新保守主義的最大戰略差別，就是在謹慎的使用軍事／國家力量，這是一種結果，而原因就是國家力量的衰退。因此在與敵對國家的處理上，也都表現出退讓的跡象。舉例來說，以長期困擾美國的對伊朗核問題上面，艾德曼 (Eric Edelman) 指出目前外交決策圈裡面已經不是討論如何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而是設定紅線，限制伊朗在未來使用核武器。^⑩另一方面在東北亞危機中，自從 2008 年歐巴馬就任之後，北韓試射飛彈、重啟核設施的運作、驅逐監看人員、退出六邊會談、天安艦擊沉事件、砲轟南韓領土、廢止停戰協議等等，美國的回應僅止於例行性軍事演習，主要政策仍然在勸說一途。^⑪歐巴馬政府在歐洲事務上，解除敵對並鞏固北約盟邦。前者宣布放棄在東歐的飛彈防禦系統、裁減核武，後者透過實際走訪西歐各國，並且在之後的北約介入利比亞戰爭中，禮讓英法主導。^⑫在 2008 年之後積極運作的全球 G20 集

註⑧ Kenneth N. Waltz and 32 others, "War with Iraq is not in America's Interes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2.

註⑨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Neoliberal) Reengage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sues & Studies*, Vol. 47, No. 2 (Jun., 2011), pp. 8-10.

註⑩ Eric S. Edelman,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Evan Braden Montgomery, "The Dangers of a Nuclear Iran,"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1 (Jan./Feb., 2011).

註⑪ 李大中，「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 (2011 年 7 月)，頁 19-20。

註⑫ 巨克毅、李孜憲，「當前美國對歐洲戰略思維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 (2011 年 1 月)，頁 38。

團，既可視為美國對外求救的信號，也可視為美國釋放霸權決策力的跡象。^⑬

70 年代的美中制蘇，形成新的穩定權力平衡，但是，當下美國藉由擴大權力分享來紓緩經濟與國內政治的壓力，平衡的對象為誰？如果冷戰之後就是一個單極體系，美國的衰弱應該就是代表其他列強的興起，是哪一個列強？美國總不會自己平衡自己吧？或者，美國真的在平衡自己？權力平衡的理論至今仍然有效嗎？

這些問題引導到第二類組問題，美國的對手究竟是誰，如何布置力量制衡美國。這是現狀型強權與修正型強權之間的賽局 (Status Quo Power vs. Revisionist Power)，眾多對於中國崛起的探討正在試圖解答該問題，^⑭或有學者分析歐盟在政治經濟戰略上的地位，^⑮俄羅斯在侵略喬治亞前後期，也激發了區域政治重整的說法。^⑯本研究對於眾多挑戰美國論的說法抱持懷疑的態度，原因如下。第一，權力平衡理論中各國之間的作用力主要來自於軍事力量，若由軍事力量看來，各強權沒有對挑戰美國做實質的準備，因之，反霸權的作用力不存在。第二，若是我們相信軍事力不等於全部國力，^⑰將經濟力當成是軍事力的潛力，只要時機成熟，經濟大國就能夠成為軍事大國，則分析權力平衡體系的關鍵就在總合國力，以及互相之間透露出來的擴張動機。即使從這兩個面向來看，還是沒有實質證據顯示任何一個新興強權具有挑戰者資格。^⑱第三，由以上兩點看來，修正型強權存在或不存在的討論，是美國對於自身未來的一種焦慮感，以及希望得到再次肯定的安慰藥劑。以近年來最盛行的中國挑戰論，以下學者的研究能夠較為中肯的說明中國實際的立場：霍爾斯拉格 (Jonathan Holslag) 說明中國在國際上的作為，主要目標是在經濟上面達成東亞區域整合，政治上面成為受尊重的地區領袖，這是有證據的論述。^⑲帕特拉斯 (James Petras) 以帝國主義理論說明美國為現存的傳統軍事型帝國，而中國為興起的經濟型帝國，兩者的競爭看起來白熱化，但是一為軍事一為經濟，因此保持了國際架構穩定的現狀。^⑳

那麼，美國是實質的唯一霸權，沒有其他國家意圖或者能夠挑戰，布希 (George

註⑬ 盧業中，「G20 集團對全球格局發展之衝擊」，*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 (2011 年 1 月)，頁 2。

註⑭ 近期的代表著作可見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Apr., 2011), pp. 80-91. Isaac Stone Fish, "The China Threat," *Newsweek*, Vol. 157, No. 4 (Jan., 2011), pp. 28-29.

註⑮ Michael Smith,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and EU-US relations: can the EU be a strategic partner for the U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5 No. 4 (Apr., 1998), pp. 561-577.

註⑯ S. Neil MacFarlane, "The 'R' in BRICs: Is Russia an Emerging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 2006), pp. 41-57.

註⑰ 唐欣偉的研究中比較十七世紀之後的兩極國力對比，將軍事力量、政權性質、經濟發展等等因素都納入考量。唐欣偉，「頂尖兩強的雙邊關係」，*政治科學論叢*，第 44 期 (2010 年 6 月)，頁 75。

註⑱ 美國的整體國力，是好幾個次級強權的加總。參見 COW Dataset,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y,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htm> (October, 2011).

註⑲ Jonathan Holslag, "China's Road to Influence," *Asian Survey*, Vol. 50, No. 4 (Jul./Aug., 2010), pp. 645-649.

註⑳ James Petras, "Rising and Declining Economic Powers: The Sino-US Conflict Deepe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1, No. 1 (Feb., 2011), pp. 123-125.

W. Bush) 時代的單極主義／新保守主義，是一種誠實的策略。不透過口惠實不至的同盟關係、不透過自由民主價值的宣傳，純粹進行報復、懲罰、預防戰爭等等軍事措施來保障霸權的地位。那為何布希政府的後期屢受批評，歐巴馬政府必須改變外交政策主軸為妥協合作呢？這引導到第三個問題，美國是否正在面對一整群的次級強權的消極挑戰？美國如何持盈保泰？

在 2005 年之後，學界興起對於柔性平衡 (Soft Balancing) 的討論，^①其主要的論點，第一，「柔性」的定義為：「不直接挑戰美國軍事力量，以非軍事方法，譬如國際制度、國家經濟手段、外交安排等，來拖延、挫折、損害美國的單邊軍事政策。」^②第二，美國被列強柔性平衡政策所影響，將會大幅增加其外交政策的政治與經濟成本，長此以往將加速霸權的衰弱。舉例來說，第二次對伊拉克戰爭引起傳統盟邦如德國與法國的公開反對，新聞媒體的負面報導讓戰爭逐漸變成不公義的行動，直接增加了軍事成本與政治成本。第三，引起列強反抗的原因不只是美國的單邊軍事政策，還有美國強烈的民族主義、例外主義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愛國主義所產生的自以為是態度 (Self-Righteous)。^③因之，要避免美國的衰退，應該要由改變軍事政策以及對外關係的態度著手。

以上柔性平衡的論述，本文有三個方向的討論。第一，柔性平衡論證幫助我們解釋在國際體系中缺乏軍事團體互相制衡的情況下，「平衡」如何達成。面對目前只有一個軍事超強的國際體系，我們可以解釋為一個美國面對眾多國家的集體平衡。第二，審思權力平衡理論，各國之間互動的最終判準應該是軍事力量，但是達成手段可以是經濟力、可以是文化國力、可以是政策不配合。毛茲與其他學者 (Maoz, Terris, Kuperman, and Talmud) 指出權力平衡的複雜性，除了軍事實力的對比之外，平衡關係中還有不同層次的戰略目標、投機主義、與剝削關係，創造出多角平衡與間接平衡的狀況。^④不過，正因為柔性平衡的手段多元，因此較缺乏單一而清楚的判準來確認平衡的存在。許多研究指出，狀似柔性平衡的作法，其實是選舉循環、國內重大事件轉移

註① 首先提出者，請參見 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國內學界的討論者，請參見甘逸驊，「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2 期 (2008 年 6 月)，頁 1-24。

註② 原文為："Actions that do not directly challenge U.S. military preponderance but that use nonmilitary policies. Soft balancing us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diplomatic arrangements has already been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to the U.S. war against Iraq."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 10.

註③ Jason Dittmer, "Captain America's Empire: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Post-9/11 Geopolitic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5, No. 3 (Sep., 2005), pp. 626-643.

註④ Zeev Maoz, Lesley G. Terris, Ranan D. Kuperman, and Ilan Talmud, "What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6-2001,"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1 (Feb., 2007), p. 101.

焦點、或者是政治人物操作議題。^⑤第三點，布魯克斯與伍弗斯（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指出，柔性平衡理論最大的問題，是其提出的動機是爲了反對布希時代的外交政策。因之，說明該平衡存在的證據集中在各國對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的反對，除此之外的證據較爲不足。^⑥總體來說，柔性平衡論證需要更進一步對於細節的分析與對動態狀況的掌握來精進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解。

針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總體概況，本文目前的假設回答是，美國以絕對的軍事力量，仍然構成超強的單極體系。不過，美國在各種外交政策選擇的游移（如孤立主義、選擇性參與、國際合作、或者稱霸等等^⑦）、眾多細微的外交政策操作以及美國與各國關係的變化，值得我們在大方向的定義之後繼續探論。畢森與黑格特（Mark Beeson and Richard Higgott）回溯美國歷史，認爲美國的實力一直是一個帝國^⑧，不過她不是一個帝國，因爲美國的動機不是成爲一個帝國。^⑨美國是一個自我否認的帝國（Empire by Denial），相信對美國好的，就是對世界好。^⑩當她認識到，有時候這不是事實時，就會認爲自己的實力已經衰退。這不是真實的衰退，而是自我感覺的衰退。美國對自己的認識，應該是貢獻多於收獲的國際社會付出者、是某種高雅價值觀的宣傳者、是正面機構與合作的推動者，因爲這種自我定位，美國希望世界對美國的認識應該也是如此，但是，各國常常不能認同美國的自我感覺。由此，我們可以藉由理解這些認知的差距：美國感受到列強對自己的觀感，以及列強實際上對美國的觀感，來更深一層的理解美國外交政策並且分析世界局勢的變化。本文最主要處理的研究問題，就是以新聞分析的方法去整理各國對於美國爭議性政策的意見，並從而理解美國與各國之間的關係。

註^⑤ 有關國內政治影響外交決策的研究，舉例來說，俄羅斯對於美國的反應是基於國內政治壓力，請見 Yu-Shan Wu,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45, No. 1 (2009年3月), pp. 117~162. 另外，德國在美國對伊拉克戰爭時採取的反對立場，是其國內紅綠聯盟（Red-Green Coalition）的黨派合作結果。見 Alister Miskimmon, "Falling into line? Kosovo and the cours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3 (Mar., 2009), pp. 561~573.

註^⑥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 75.

註^⑦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7), p. 4.

註^⑧ 帝國（Empire）的概念有傳統的定義以及新的理解。根據 Dimitri K. Simes 的分類，傳統定義爲，以權威統治廣大領土與多元宗教、種族與文化。統治工具有政治說服、經濟優勢、文化影響，以及軍事暴力。新的理解爲，第一，帝國的建立通常不是透過計畫，常常是自行形成，因此不見得是強迫性。第二，帝國的權力範圍不限制在一個主權之下，直接統治非必然。第三，帝國統治不是完全的負面性。由此新的理解出發，可以說明美國在當代所建立的「帝國」與傳統認知的帝國如羅馬或者十九世紀歐陸諸國等等有相當不同的特性。Dimitri K. Simes, "America's Imperial Dilemma,"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Dec., 2003), pp. 91~93.

註^⑨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Higgott, "Hegemony, Institu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7 (Sep., 2005), p. 1173.

註^⑩ Michael Cox, "Empire by Denial: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1, No. 1 (Jan., 2005), p. 16.

參、概念定義

首先，以幾項客觀事實與數目字資料，先進行各國與美國關係親近或者疏遠的定義。本研究將各國與美國的官方關係與非官方關係分開闡述，以偵測是否部分國家的外交政策與民意脫節。接下來，選取某一爭議性高的事件，記錄各國的反應，作為各國在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支持或者不支持美國的根據。在各國反應的記錄中，也將區分為官方與非官方兩部分，偵測是否部分國家官方回應於事件與非官方回應脫節。

本研究的檢證將分為兩部分，第一檢證是驗證各國與美國親疏關係與支持或者不支持立場中，官方與非官方之間是否存在巨大差別。第二檢證比對各國與美國的親疏關係是否與其回應於事件的態度一致。兩樣檢證的全貌將幫助理解美國與各國的外交關係變化。圖 1 提供以上兩種檢證的說明，以下文字說明各個階段的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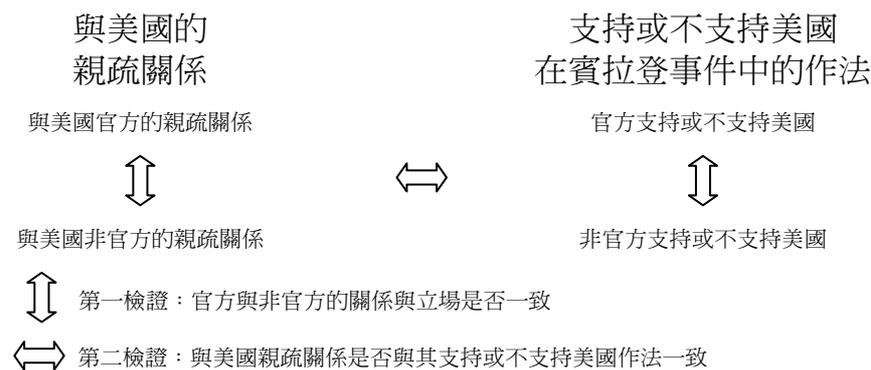


圖 1 兩部分檢證說明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一：定義「各國」

本研究觀察美國霸權與各國之間的互動，並且由之分析國際局勢與各國外交政策。在現實主義的國際架構概念之下，強國扮演較為關鍵的角色，因此，本研究中「各國」一詞的定義，集中在全球各區域較有影響力的強國。基於研究資源的限制，本研究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歷年所做的世界意見調查中篩選的國家為主。^①自從 1999 年之後，全球觀點項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選取固定的二十一國進行調查，^②經筆者去電詢問，選取這些國家的主要原因是考量其代表性、重要

註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是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之民間科學調查組織。每年每季發表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的意見調查書，題材與調查範圍是相關組織中最大最廣最持續的。請見官方網站：<http://pewresearch.org/>

註 ② PEW 選取的二十一國為：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波蘭、俄羅斯、土耳其、埃及、約旦、黎巴嫩、中國、印度、印尼、日本、巴基斯坦、南韓、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肯亞、奈及利亞。

性、以及該地調查機構的資源豐富度。^③審其名單，確實是各大洲主要的政治、經濟、資源強國，^④之後，筆者對這二十一國的英文報刊進行初期調查，根據三項主要原則來選擇研究對象，第一，選取英文相關新聞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第二，選取政治經濟文化代表性較強的國家，第三，考量研究資源的限制，適度刪減樣本。於是產生出以下十二國名單：

美洲：巴西

歐洲：英國、德國、土耳其、俄羅斯

非洲：奈及利亞、埃及

東亞：日本、中國

東南亞：印尼

南亞：巴基斯坦、印度

美洲只選取巴西因為其逐漸上升之國際政經地位，阿根廷與墨西哥在國際事務上較為消極。歐洲除去次級國家如西班牙與波蘭，因為其外交政策逐漸接受歐盟為主的方向，西歐國家留下英國與德國，一為海洋西歐，一為大陸西歐。刪除法蘭西確實是遺憾的選擇，不過法國的英語新聞來源較為缺乏，況且其與德國的外交態度近似。另外在歐洲部分，俄羅斯與土耳其都有不可取代的戰略代表性。非洲去除肯亞，其政經重要性較低。亞洲去除韓國，因為其與美國的關係與日本非常相似。中東去除黎巴嫩與約旦，同樣因為其政經實力較弱。

本文希望藉由對這十二國與美國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理解美國霸權的變化。以實質力量來說，這十二國加總人口總數為美國以外全球人口的 58%，經濟總產值為美國以外世界經濟的 50%，軍事支出為美國以外世界總軍事支出的 50%，總體來說，這十二國的政治經濟力量占美國以外世界一半左右。^⑤在文化、種族、地區、戰略、議題的重要性上，這十二國同樣舉足輕重。雖然本研究沒有將更多的國家納入研究架構中，這

註③ 筆者於 2011 年 9 月 28 日去電執行負責人 Richard Wike，回應的原文為：“Regarding how we select countries, I would describe it something like this. Each year, we try to include a selection of countries from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We place a special emphasis on countri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current debates about global affairs. We also regularly revisit many of the countries we have surveyed in the past, since our ability to measure long-running trends is something we consider a strong asset of our research. Essentially, it is an editorial decision based on research interests, newsworthiness,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請聯絡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1615 L Street NW, Suite 700, Washington, DC 20036.

註④ 在此名單中或有缺憾者，美洲部分為加拿大、智利與委內瑞拉、歐洲有義大利、非洲部分有南非、亞洲部分有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澳大利亞。但是考量到同質性，可以刪去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考量到地域代表性，名單中的國家都可以替代這些缺憾。

註⑤ 以 2011-12 年為資料時間，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 4.47%，十二國占世界人口 55.56%，因此美國以外的世界裡面這十二國占 58.16%強。美國經濟 GDP 為 15094000 百萬美元，世界總 GDP 為 69983453 百萬美元，十二國加總為 27646268 百萬美元，占美國以外的世界經濟 50.36%強。美國軍費支出為 687105 百萬美元，世界軍費總支出為 1546529 百萬美元，十二國加總為 429243 百萬美元，比例為 49.95%。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網站 <http://www.un.org/popin/data.html>、世界銀行經濟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資料庫 <http://www.sipri.org/databases>。

十二國的重要性與代表性可以適度說明美國霸權與世界各國的互動。並且，本研究所實驗的分析模式，可以在未來應用在其他分析該國與美國關係的研究上。

第二：定義各國與美國親近與疏遠之標準

在國際關係的傳統論述中，最親近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稱之為盟邦 (Allies)，意指其間有軍事同盟 (Alliance) 條約，如近代史裡面眾多的歐洲同盟關係與目前的北大西洋公約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在當下戰爭發生機會相對較少、國際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的全球化時代，部分軍事同盟沒有實質意義，如泛美洲地區的里約公約 (Rio Treaty)。因此，各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應該有更全面更細緻的定義。根據高德史密斯 (Benjamin E. Goldsmith) 在 2005 年的實證研究，全球各國對於美國的態度觀感決定在以下因素：特定宗教、過往戰爭歷史、軍事同盟關係、互相貿易關係。³⁶ 本研究過濾可行的標準，參考相關研究，設定出以下八項作為親近與疏遠美國的基本標準，這八個項目中前四項為官方相關指數，後四項為非官方相關指數。

官方：

- 一、該國政府是否與美國簽訂軍事安全同盟條約。
- 二、該國是否為美國官方於 1989 年開始所認定的「非北約主要盟邦」(MNNA: Major Non-NATO Ally)。
- 三、美國在該國駐軍數量是否超過一千人。
- 四、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08 年就職之後是否有對該國進行國事訪談。

非官方：

- 五、該國國民是否有入境美國免簽證待遇 (Visa Waiver Status)。
- 六、在 PEW 意見調查表中，該國的民意調查對於美國是否抱持肯定的態度。
- 七、該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進出口總額是否達到規模數量以上。
- 八、該國與美國之間的互相總投資額是否達到規模數量以上。

以上分類方式有幾項方法論上的補充說明。第一，評估親近與疏遠關係的概念來自於兩國之間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交往，其中以政治關係最為重要，是經濟與文化交往的結果。以上八項指數，前四項官方標準都是政治交往，第五與第六項是文化交往，第七與第八是經濟交往。這幾項指數的選擇盡量的將兩國之間有可能的實質關係納入，來具象化兩國關係的模糊定義。第二，八項指數中，部分有確切數目字，其他沒有，不過每一項都有具體的親疏指涉。官方關係當中，兩國外交言語或許模糊，不過安全條約、盟邦關係、部隊駐紮卻是實質的親近國家才會發生。第四項的美國總統訪問，基於安全考量以及國事訪問的隆重性，只有對於重要的親近國家以及有關鍵的

註³⁶ Benjamin E. Goldsmith, Yusaku Horiuchi, and Takashi Inoguchi,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Opinion: Who Supported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3 (Jun., 2005), p. 408.

國情需求才會實施。非官方部分的民間人員交流^㉞、國民意見這兩項指數代表該國人民對於美國的文化交流意願與整體觀感，第七項的互相貿易總量代表經濟互賴的建立，第八項的直接投資關係代表長久綿密的經濟關係。第三，這八項指數各自都代表了該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每一項所代表的意義與強度都會有所不同，例如，與美國有安全條約卻沒有大量的貿易往來，比較起另一個與美國有大量貿易往來卻沒有安全條約的國家，如土耳其比起中國，誰跟美國更親近？正因為這樣情況很難比較，因此藉由八項指數來加以比較，該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就會比較清楚。土耳其在這八項之中，有三項的平均較高，它與美國有安全條約、美國在該國駐軍量高、歐巴馬在 2009 年進行國事訪問。中國也有三項較高，歐巴馬在同一年訪問中國，而且中美之間的貿易與投資關係絕對值與比例都高。因之，美中關係與美土關係在親近疏遠上相似度高。這樣的比較，雖然無法得到精確的數目字，不過比起模糊的外交言語，我們得到更多的資訊，譬如，根據以上資料指出，美中關係的基礎在經濟關係，而美土的關係在軍事上的合作。

將以上指數給予操作分數，定義出十二國之中，哪些為與美國親近的國家、哪些為較為疏遠的國家，製作「與美國親疏量表」。

第三：定義反應與態度

本研究試圖探尋各國對於美國霸權在單一事件作為的態度 (Attitude)，該態度包括政府、社會、主要意見領袖；並且假設這樣的態度，會反應在其後的政策。明顯的，這樣的假設不無爭議。主要問題集中在，國家作為一個龐大的人群集合體，其態度是否能一致的表現出來？即使有集體態度的存在，新聞媒體是否能夠不帶偏頗的忠實表達？這些訊息，是否只具口頭意義？是否會成為外交政策的依據？心理學家凱茲 (Daniel Katz) 在 60 年代對「態度」與政策的連結的奠定基礎研究中指出，探知態度是可行的研究方法，並且是理解公共意見與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徑。^㉟關鍵在於，是否適切的理解溝通管道、媒體特色、社會表達的特色、菁英派系與大眾、正式與非正式的領袖，以及最重要的，個人態度對於以上因素的看法。之後有眾多研究連結一國的公眾態度與其外交政策，^㊱其累積研究成果如下：

註 ㉞ 免簽待遇的主要考量點是在過往歷史中，兩國簽證文書是否一致，以及雙方人民互相旅行的是否順暢，沒有糾紛與犯法記錄。因此，雙方人民越是交流順利，越能夠取得免簽待遇。請見美國國務院網站。http://www.travel.state.gov/visa/temp/without/without_1255.html. Accessed: 2012/8/3.

註 ㉟ Daniel Katz,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ttitud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4, No. 2 (Summer, 1960), pp. 163~164.

註 ㊱ 相關作品請參看：Ronald H. Hinckley, "Public Attitude toward Key Foreign Policy Even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2, No. 2 (Jun., 1988), pp. 295~318. Ole R. Holsti and James N. Rosenau,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merican Leader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2, No. 1 (Feb., 1990), pp. 94~125. Mark Peffley and Jon Hurwitz,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Public Response to Changing Soviet-U.S.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2 (May, 1992), pp. 431~461. Kevin R. Binning, "It's Us against the World: How Distrust in Americans versus People-in-General Shapes Competitive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8, No. 6 (Dec., 2007), pp. 777~799.

1. 公眾態度的一致性很難達成，而且，公眾態度很容易改變。因之，從菁英階層與靠近權力核心的公眾來探知一國外交政策態度是比較務實的研究方法。
2. 公眾對於特定外交政策的印象建立會有慣性，固定的印象較難改變。因此，態度即使會隨時間改變，印象卻是持續的，要探知公眾態度時，挑選長時間性的與重要性議題會更準確。
3. 若是資源與時間許可，越多層次的探尋會比單一的資料更有效。

根據以上論點，本研究設計以下方法來描述各國對於美國擊殺賓拉登事件的反應。首先，選取各國主要英文報紙。選取標準為，發行量大、歷史久、評價好的報紙媒體。若是該國缺乏英文報紙，則對於該國主要報紙進行翻譯。先行選擇英文報紙是因為研究資源的限制。在 90 年代全球化之後，各國的英文報刊數量大增，網路資源充足，各國主要報紙幾乎都會有英文版，基於這個變化，本研究得以實行。本研究對報紙資料進行三個面向的態度反應分析。第一種是該國官方對於該事件的評論。第二種為五月二日星期一（事件發生見報日）到五月六日星期五（週末前），五天內報導賓拉登相關事件的所有細節（各國時差或有不同，同樣去選取事件發生之後的五天）。第三種為同樣時間區塊之內，報紙正式的社論（Editorial）或者委外的主要評論文章（Head Article）針對賓拉登事件的評論。第二種與第三種新聞整理是非官方性質。這三重的新聞資料將整理成「十二國反應量表」。

有關報紙資料剪輯的政治偏見與代表性問題，說明如下。第一，無論是在哪一種政體的國家，凡是媒體與報紙都會有特定政治立場，差別大者為極端派與溫和派，因此本研究盡量選取立場較為溫和與中立的報刊，並且，由於賓拉登事件的國際性本質，各國國內報刊即使有政治立場差別，對該事件大致上呈現一致的看法^⑩。第二，報紙資訊是否代表該國政治立場？各國主要報紙中，有民間獨立經營、有國家控制、有介於中間：既受國家指導，又有自行經營的商業考量。雖然各種媒體經營模式不一，但是作為官方與非官方、整體社會意見交流處的功能卻是大同小異。舉例來說，中國的人民日報，雖然是官方喉舌，在八十年代以降，其政治立場的鬆動、其介紹改革開放政策或者為新左思想宣傳（與當道的偏右立場不同）的等等複雜現象，都表現出中國整體社會的民意變化。因此，若是選取新聞時能夠以更大量更多重的方式進行，就可以推進我們對一個國家官方與非官方態度的理解。

有關主要報紙是否真正代表民意的疑問，本研究將會在第一階段檢證中先行對官方與非官方對美國立場先行檢驗。以上各個階段可能會發生的失誤，應該能夠在多重、謹慎的選取與分析資料中獲得修正。

註⑩ 舉例來說，檢視 2011 年 5 月台灣不同政治立場之本地報刊，對於賓拉登事件有趨同化的意見。見中國時報：「社論－終結賓拉登 世局出現新契機」與自由時報：「賓拉丹身亡 歐巴馬：正義終伸張」。

肆、研究設計說明與研究發現

此部分詳細說明整理資料、定義新聞、製作圖表之過程、以及兩個主要圖表的研究發現。

第一、「與美國親疏量表」

根據八項官方與非官方關係的選取標準（是否與美國有安全條約、是否非北約主要盟邦、軍事人員部署、現任美國總統是否進行國事訪問、入境免簽待遇、PEW 意見調查是否正面、相互貿易總量、相互直接投資總量）製作與美國親疏量表。根據此量表最基本的分別標準，美國的親近國為英國、德國、日本、巴西，疏遠國為俄羅斯、土耳其、埃及、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奈及利亞。雖然親近與疏遠的國家數沒有平均分配，但是十二國的給分平均為 3.75，與平均值 4 相當接近，顯示量表的平衡性。

表 1 與美國親疏量表（描述性數據部分）

	官方				非官方			
	政治類				文化類		經濟類	
	ST*	MNNA	MD	SV	VWS	PEW	MT	MI
英國	Yes	No	9436	Yes	Yes	62.3	93199.6	87011
德國	Yes	No	54198	Yes	Yes	52.6	114551.7	23264
俄羅斯	No	No	43	Yes	No	49	23603.8	-3759
土耳其	Yes	No	1511	Yes	No	14.3	10751.1	524
埃及	No	Yes	273	Yes	No	22	7315.4	2152
中國	No	No	82	Yes	No	48.6	365978.1	10929
印度	No	No	31	Yes	No	69.3	37638.6	6726
印尼	No	No	30	Yes	No	53	18044.9	-446
日本	Yes	Yes	40178	Yes	Yes	58.3	147128.6	27270
巴基斯坦	No	Yes	39	No	No	17.3	4788.4	157
巴西	Yes	No	46	Yes	No	62	46249.2	11779
奈及利亞	No	No	25	No	No	74.6	22786.3	161

*1. ST : Security Treaty, 安全條約。2. MNNA : Major Non-NATO Allies, 非北約主要盟邦。3. MD : Military Deployment, 軍事人員部署 (人數)。4. SV : State Visit, 現任總統歐巴馬 2008 年上任之後是否對該國進行國事訪問。5. VWS : Visa Waiver Status, 入境免簽證待遇。6. PEW : PEW 世界意見調查計畫, 該國民眾對於美國的滿意度, 採取 2008、2009、2010 三年的平均百分比。7. MT : Mutual Trade Volume, 2009 年的互相貿易總量 (百萬美金)。8. MI : Mutual Investment, 2010 年的互相直接投資 (Direct Investment) 總量 (百萬美金, 負的數目字代表整體虧損高於直接投資的數額)。④

註④ 以上資料來源, 以編號區分為: 從第一到第八項: 1. 美國國務院網站 <http://www.state.gov/s//treaty/collectivedefense/>; 2. 紐約時報整理 <http://www.nytimes.com/2004/03/19/world/us-will-celebrate-pakistan->

表 2 與美國親疏量表（給分與定位部分）

	官方				非官方				官方與美國關係**	非官方與美國關係	整體與美國關係
	政治類				文化類		經濟類				
	ST	MNNA	MD	SV	VWS	PEW	MT	MI			
英國	1*	0	1	1	1	1	1	1	3親	4親	7親
德國	1	0	1	1	1	1	1	1	3親	4親	7親
俄羅斯	0	0	0	1	0	0	0	0	1疏	0疏	1疏
土耳其	1	0	1	1	0	0	0	0	3親	0疏	3疏
埃及	0	1	0	1	0	0	0	0	2疏	0疏	2疏
中國	0	0	0	1	0	0	1	1	1疏	2疏	3疏
印度	0	0	0	1	0	1	1	1	1疏	3親	4疏
印尼	0	0	0	1	0	1	0	0	1疏	1疏	2疏
日本	1	1	1	1	1	1	1	1	4親	4親	8親
巴基斯坦	0	1	0	0	0	0	0	0	1疏	0疏	1疏
巴西	1	0	0	1	0	1	1	1	2疏	3親	5親
奈及利亞	0	0	0	0	0	1	0	0	0疏	1疏	1疏

*1.與美國有軍事安全條約國得一分，反之零分。2.是美國非北約主要盟邦國得一分。3.美軍軍力部署達一千人以上，得一分。4.歐巴馬總統國事訪問得一分。5.有免簽證待遇國得一分。6.在選取十三國之中的對美國滿意度達到中位數（52.8）以上國得一分。7.與美國雙邊貿易總量選取十三國之中位數（30621）以上，得一分。8.與美國雙邊直接投資總量選取十三國之中位數（4439）以上，得一分。

**與美國關係的給分根據總分的二分之一，以上為親近（四分以上），以下為疏遠（四分以下）。

親近國家：日本與美國關係最密切，在八項指數中通通有分。身為非西方國家，日本與美國有安全條約、是美國本土之外駐軍量第三名、與美國貿易量占第二位，此外，雙方政府交往密切，兩國政治經濟關係有實質的密切連結性。英美之間有文化歷史的連接性，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讓英國成為美國在西半球最堅實的盟邦。美國與德國同為西方國家，美軍在本土之外駐紮最多人數，關係緊密。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第一任期間曾經分別兩次訪問日本、英國與德國，足見這些國家關係之緊密。巴西得到五分，美巴同為西半球盟邦國家，巴西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一向親近，但是，巴西不在全球主要戰略線上面，與美國官方關係相對疏離，美國在九十年代將巴西的競爭對象阿根廷定為非北約主要盟邦，顯現美巴兩國之間輕微的緊張關係。美國與印度在經濟部門的交往日益增多，印度民眾對美國印象良好，兩國在政治方面的互動較薄弱，兩國關係拿到四分，位在親疏關係的邊緣。

疏遠國家：土耳其、埃及與中國拿到三分，土耳其位處歐亞交界，戰略地位重

asia-a-major-non-nato-ally.html；3.美國國防部網站 <http://siadapp.dmdc.osd.mil/>；4.美國白宮總統辦公室 <http://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president-obama/>；5.美國國務院網站 http://travel.state.gov/visa/temp/without/without_1990.html#countries；6. “Obama More Popular Abroad Than at Home, Global Image of US Continues to Benefit: 22 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R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11)；7.美國商務部統計局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8.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資料庫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FDI_FLOW_PARTNER

要，美國與其關係主要集中在安全條約與軍力部屬（1511 人）。美國近十年來在中東的兩面戰爭，需要土耳其的幫助，然而，兩國在經濟關係與文化認同上較不對稱，土耳其民眾對於美國的友好觀感只有 14.3%，是本評量表所選國家中最低的。埃及與美國在非官方方面沒有重大關連，只有在戰略方面有所合作，是一種勉強的外交關係。美中關係在官方的政治領域裡處於競爭狀態，中國民眾在政治風氣較為封閉與強烈民族主義的環境下保持對美國的敵意，兩國只有在經濟領域保持合作並期待經濟關係將會逐步化解兩國之間的政治緊張。

位處東南亞的印尼得到兩分，它與美國核心利益有所距離。印尼民眾雖然對美國有所期待，但是印尼與美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目前不是兩國的政策重心。只有得到一分的是奈及利亞、俄羅斯與巴基斯坦。位處西非的奈及利亞與美國之間，除了石油出口之外，沒有關鍵性官方或者非官方關係。奈國民眾喜愛美國的比例高達七成（74.6%），是選取國家裡面最高，是兩國親疏指數中的唯一的一分。美俄之間在冷戰結束之後依舊在政治方面保持對抗、經濟方面保持冷漠。美國與巴基斯坦之間，量表唯一的一分，來自於反恐戰爭時需要借道巴基斯坦，因此將其列為非北約主要盟邦之一。這一層關係，與美國與土耳其、埃及關係一樣，都是薄弱而且易於改變。

第二、十二國反應量表

接下來，根據三項選取標準（官方：選取政府反應，非官方：選取各報社論、選取全部新聞）製作十二國反應量表。以下詳述製作量表的過程。

一、以美國報紙與反應作為基準點：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美國發行人第三與第一之報刊（第二名為今日美國 *USA Today*，報刊性質偏娛樂與生活報導）；政治立場部分，前者為中間靠左，後者為中間靠右，各自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支持報刊，兩報之表達立場可以作為可信賴的美國立場來源。^④兩報選取全部新聞（5 月 2 日至 5 月 6 日），分為八類：政府單位反應後續安全議題、中東政治、美國國內政治、行動過程、民眾反映、名人評論、雜項報導。兩報或有立場不同，例如華爾街日報提出「國際法專家認為擊殺賓拉登完全合法」、「水刑與古巴監獄對於反恐行動的重要性」，而紐約時報則避免這些話題。本研究將這些不同點作為判讀基準，與世界各國報刊對比時，權衡立場差別，再給予分數。舉例來說，美國擊殺行動是否違反國際法？以政治立場看來，較為右派的華爾街日報會避免報導，而紐約時報可能會報導。但是，根據選取資料，紐約時報沒有報導（其自由派立場服從於其愛國情緒）。因之，如果各國新聞提到任何單位或人物質疑美國擊殺行動的國際法議題，就是屬於負面新聞標題。

二，以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報導作為基準，比較各國新聞，整理出對美國正面與對美國負面的報導類別。表 3 羅列正負面新聞項目：

註④ 美國報紙銷量資訊可見：<http://www.accessabc.com/index.html>, accessed: 2011/11/04.

表 3 負面正面新聞項目表

負面新聞	正面新聞
重要人物或團體肯定賓拉登	重要人物或團體否定賓拉登
重要人物或團體否定擊殺賓拉登	重要人物或團體肯定擊殺賓拉登
擊殺賓拉登過程的殘暴手法	擊殺賓拉登過程的手法是必要且妥當
逮捕賓拉登是否應該經過司法程序	逮捕賓拉登沒有法律或人權問題
海葬賓拉登是否符合伊斯蘭與人道	海葬賓拉登符合伊斯蘭與人道
尋獲賓拉登之資訊由刑求而來	尋獲賓拉登之行動證明美國情報工作的有效
檢討美國外交政策並呼籲停止反恐與戰爭	肯定美國外交政策並呼籲繼續反恐
美國人對整體事件所表現出來的輕浮與短視	美國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可以接受的
質疑整個擊殺事件的真實性	阿拉伯民主運動與伊斯蘭精神跟賓拉登不同
反美恐怖組織將持續攻擊並壯大	反美恐怖組織將衰退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三、以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報導去比較第一環的各國政府反應、比較第二環的各國報紙社論、以及比較第三環的選取國家報紙在五月一日到五月六日與賓拉登相關報導^④。表 4 到表 6 說明這三環的比較方式，表 7 整合比較並且提供綜合性結果。

首先觀察官方的政府反應部分。基於美國的霸權地位，即使有所不滿，大多數政府仍會採取謹慎的正面態度來回應。因此，在本量表中，只要官方對於賓拉登事件的反應內容裡有負面資訊出現，就顯示對美國強烈的不支持。表 4 選取各國最重要政府職位或單位對於賓拉登事件的回應，並且簡述該反應。由表 4 中可見許多現實主義所預期的各種以國家利益至上的現象：如果是親密戰友就會對美國明白表示忠誠的立場（例如日本的完全支持並邀功），部分國家雖然不滿美國仍然支持擊殺賓拉登，如印度、土耳其、中國、俄羅斯都藉此機會批評其國內的恐怖份子。若是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國家，就會談到人權問題（如德國與巴西對於普世價值的重視）。

在表 5 的部分，各國報紙的社論或者是委外評論文章的篇幅不大，根據表 3 的內容分類，談及賓拉登事件的主要訊息都不會超過十個以上。因此，在社論中出面的負面資訊量減去正面資訊量，顯示出整體上社論的立場，該數目字越大，不支持美國作法的態度越強烈。

註④ 各國報紙選擇如下：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德國：鏡報（*Spiegel*）。俄羅斯：真理報（*Pravda*）。土耳其：自由每日新聞（*Hurriyet Daily News*）。埃及：埃及新聞公報（*Egyptian Gazette*）。中國：人民日報（*People's Daily*）。印度：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印尼：雅加達郵報（*The Jakarta Post*）。日本：朝日新聞（*The Asahi Shinbun*）。巴基斯坦：黎明報（*The Dawn*）。巴西：首都公報（*Carta Capital*）。奈及利亞：奈及利亞新聞報（*Nigerian News*）。以上選取皆是該國最大的英文報。有殖民經驗的國家英文資訊豐富，而部分國家的英文報刊相對缺乏，如日本與巴西，該國報紙就是直接以翻譯方式進行。

表 4 與賓拉登相關政府反應比較分析

	負面資訊出現次數	最主要內容
英國	0	肯定美國行動
德國	1	希望西方國家莫過度慶祝，要注意各國的反應
俄羅斯	0	同意美國對於恐怖份子的行動並提醒車臣問題
土耳其	0	希望西方重視庫德族恐怖份子對土耳其的攻擊
埃及	1	反對基地組織，也反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暴力行爲
中國	1	賓拉登只是恐怖主義的結果，美國應該去除恐怖主義的根源
印度	0	提醒巴基斯坦在該事件中的責任，攻擊ISI的角色
印尼	0	肯定美國行動
日本	0	強調日本在配合美國反恐政策中的貢獻
巴基斯坦	1	檢討自己政府並批評美國在行動中對其主權的侵害
巴西	1	呼籲理解所有受害者的狀況，不是只有美國人的受害
奈及利亞	0	肯定美國行動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表 5 與賓拉登相關社論比較分析

	社論中負面新聞總數	社論中正面新聞總數	社論中負面減去正面新聞總數
英國	2	3	-1
德國	2	4	-2
俄羅斯	4	1	3
土耳其	2	2	0
埃及	0	3	-3
中國	5	0	5
印度	0	0	0
印尼	0	0	0
日本	0	1	-1
巴基斯坦	2	1	1
巴西	4	1	3
奈及利亞	0	4	-4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表 6 部分，各國媒體在報導賓拉登事件時報導總量不一，部分國家（如英國）報導鉅細靡遺，部分國家相對冷漠（如俄羅斯與奈及利亞），因此表 6 指數採取比例性（負面新聞除以新聞總數），該指數越大，就代表越不支持美國。

表 7 整理表 4 到表 6 的訊息並且給予總給分與支持／不支持地位。包括官方政府反應、非官方社論、非官方新聞總數等三層次的給分的標準，以及總和之後的給分標準，都是基於這十二個選取國得分的平均數值。採取這項作法的問題就是本表的標準無法直接套用在其他新選取國家的資料分析上。若是延伸本研究的選取對象（譬如想要理解台灣與美國關係在賓拉登事件中的狀況），就必須要根據挑選的國家來換算新的標準。這是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限制。

表 6 與賓拉登相關新聞總數比較分析

	相關新聞總數	負面新聞總數	負面／總數
英國	100**	14	0.14
德國	26	8	0.31
俄羅斯	10	3	0.3
土耳其	41	5	0.12
埃及	36	8	0.22
中國	102	5	0.05
印度	62	11	0.18
印尼	62	8	0.13
日本	127	12	0.09
巴基斯坦	113	19	0.17
巴西	35	11	0.31
奈及利亞	16	0	0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表 7 十二國反應量表

	官方		非官方				總給分*	總地位**
	政府反應給分		社論給分		新聞總數給分			
英國	0	1	-1	1	0.14	1	3	支持
德國	1	0	-2	1	0.31	0	1	不支持
俄羅斯	0	1	3	0	0.30	0	1	不支持
土耳其	0	1	0	1	0.12	1	3	支持
埃及	1	0	-3	1	0.22	0	1	不支持
中國	1	0	5	0	0.05	1	1	不支持
印度	0	1	0	1	0.18	0	2	支持
印尼	0	1	0	1	0.13	1	3	支持
日本	0	1	-1	1	0.09	1	3	支持
巴基斯坦	1	0	1	0	0.17	0	0	不支持
巴西	1	0	3	0	0.31	0	0	不支持
奈及利亞	0	1	-4	1	0.00	1	3	支持

*各國政府反應包含負面新聞的平均數為 0.416，低於此拿一分，反之則零分。社論給分部分根據所有國家的負面減去正面之平均數，低於 0.083 拿一分，反之則零分。新聞總數給分部分根據所有國家的「負面／總數」之平均數，低於 0.168 拿一分，反之則零分。

**各國總給分的平均數為 1.75，指數高於此為傾向支持美國，指數低於此為傾向不支持美國在賓拉登事件中的作法。

在十二國反應量表中，支持與不支持美國分別為：支持有六國（三分的英國、土耳其、印尼、日本、奈及利亞與二分的印度）、不支持的有六國（一分的德國、俄羅斯、埃及、中國，零分的巴基斯坦與巴西）。這個結果與之前的親疏量表有眾多出入，將於下部分進行檢證以及綜合分析。

伍、命題檢證與綜合分析

第一檢證（官方與非官方的關係與立場是否一致）

與美國親疏量表：分析各國與美國的官方與非官方關係是否有親疏不一的現象，發現不一致的國家有土耳其、印度與巴西。第一，土耳其與美國有密切官方關係，是北約盟國、有大量駐軍、歐巴馬在 2009 年進行國事訪問，但是，兩國的非官方關係是零分，經濟關係薄弱、社會交流短少、土耳其人民對美國印象不佳。美土關係是官方熱民間冷。第二，印度與美國的官方關係僅止於國事訪問，但是在國民意見與經濟關係上面都相當緊密，屬於是官方冷民間熱。第三，巴西與印度相似，官方冷民間熱。第一檢證顯示，在十二個選取國家當中，有三個國家呈現不一致狀況，可見八項選取標準的準確度可以接受。

十二國反應量表：分析各國對賓拉登事件的官方與非官方反應是否一致，發現不一致的國家有俄羅斯、印度與中國。^④第一，俄羅斯官方對美國擊殺賓拉登事件沒有負面說法，但是報章上面質疑美國的聲音頗多。第二，印度與俄羅斯狀況相似，官方說法支持而民間說法不支持。這樣的狀況可以解釋為兩國政府因為自身考量而認同美國對於恐怖分子的鐵腕政策（俄羅斯對分離主義者、印度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因此與民間質疑與批評美國的看法不同調。第三，中國與前兩者不同，官方不支持美國的作法，但是主要報紙卻缺乏批判的報導。基於中國官方對於輿論控制的強烈意圖與巨大能力，這種不一致現象或許是中國政府避免激發不必要的民族主義情緒、平衡對美國關係的策略。

與前項檢證相同，在十二個選取國家當中，有三個國家呈現不一致狀況，可見量表適當的說明各國官方與非官方對於賓拉登事件的反應。

第二檢證（官方與美國親疏關係是否與其官方支持或不支持美國作法一致）

表 8 為綜合表 2 與表 7 的比較。以下分為四大主題（親近且支持：英國、日本。疏遠且不支持：俄羅斯、埃及、中國、巴基斯坦。親近卻不支持：德國、巴西。疏遠卻支持：土耳其、印尼、奈及利亞、印度。）進行綜合評論與分析。

一、親近且支持（英國、日本）：由對照表中顯示，英國在兩邊的分數為 21:24，日本則為 24:24（左右邊加權之後可以讓兩個量表的基本值相同），代表這兩國與美國的親近關係、以及他們在賓拉登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態度相當一致。雖然在 2002 年出兵伊拉克的風波之後，英國國內持續批評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過分聽從於美國前

註④ 一致與不一致的比較基於「政府反應」與「新聞選取」之間的差別。兩個指數最符合官方與非官方的指涉。

表 8 綜合比較分析

	與美國親疏量表		十二國反應量表		綜合結果		
	總給分	地位	總給分	地位			
英國	7	21*	親近	3	24	支持	親近且支持
德國	7	21	親近	1	8	不支持	親近卻不支持
俄羅斯	1	3	疏遠	1	8	不支持	疏遠且不支持
土耳其	3	9	疏遠	3	24	支持	疏遠卻支持
埃及	2	6	疏遠	1	8	不支持	疏遠且不支持
中國	3	9	疏遠	1	8	不支持	疏遠且不支持
印度	4	12	疏遠	2	16	支持	疏遠卻支持
印尼	2	6	疏遠	3	24	支持	疏遠卻支持
日本	8	24	親近	3	24	支持	親近且支持
巴基斯坦	1	3	疏遠	0	0	不支持	疏遠且不支持
巴西	5	15	親近	0	0	不支持	親近卻不支持
奈及利亞	1	3	疏遠	3	24	支持	疏遠卻支持

資料來源：由表 2 與表 7 彙整而成。

*在兩邊的總給分部分，左側為原本分數，右側則是為了比較兩邊量表的顯著性的加權結果（左側乘 3、右側乘 8，使其最低值為 0、最高值為 24）。

總統布希，^⑤但是英美關係在當前阿富汗的困局中仍然要攜手合作，^⑥總統歐巴馬與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於 2012 年 3 月的會面，以及 2012 夏天兩國對於處理敘利亞內戰狀況的共識，顯示兩國的特殊關係沒有改變。^⑦相同的，美日之間雖然持續有琉球基地的爭端以及日本國內的政黨輪替選舉語言，^⑧但是由安全條約所保障的美日關係成爲東亞穩定的主要基石。^⑨近期北韓的領導人世代交替，美日反應於其冒進的衛星計畫，以及 2012 年夏天釣魚台主權爭議美日抗中的整體局勢，顯示出這個屬於東亞的「特殊關係」。^⑩

註⑤ David Hastings Dunn, "The Double Interregnum: UK-US Relations beyond Blair and Bus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6 (Nov., 2008), p. 1132.

註⑥ William Wallace and Christopher Phillips, "Reassess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2 (Mar., 2009), p. 263.

註⑦ *The New York Times*, "Cameron and Obama Show Unity on Afghanistan," March 14, 2012.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3/15/world/europe/cameron-and-obama-show-unity-on-afghanistan.html?pagewanted=print>

註⑧ 有關普天間基地的美日爭執，請見：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Japan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42-45.

註⑨ 見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p. 158-159. *The New York Times*,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U.S. Gets a Closer Look," December 2, 2009.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09/12/02/world/asia/02japan.html>

註⑩ *The New York Times*, "In South Korea Visit, Obama Visits Border and Warns North," March 25, 2012.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3/26/world/asia/president-obama-visits-south-korea.html?pagewanted=print>

二、疏遠且不支持：俄羅斯、埃及、中國與巴基斯坦在兩個量表中幾乎都是接近最低分（除了中美經濟關係之外），如果說美國與英日為確定的盟友，那這四國在本研究選取的十二國中就是確定的抱持敵意者。

俄羅斯：在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期間，隨著高油價帶來的經濟成長，逐漸恢復其在前蘇維埃盟國的影響力，也在對美關係上保持敵對。^{⑤①}然而，普丁長期執政造成國內不滿、莫斯科首都圈對政府展現不信任、以及俄羅斯長期只依賴石油的發展模式，都顯示其政權的脆弱性。^{⑤②}在外交政策上，俄羅斯採取強弱並進的策略，一方面固守其特殊利益範圍，另一方面在國際事件上採取平衡者的角色，消極抵制美國的單極體系。^{⑤③}近年來普丁對於美國在歐洲設立導彈防禦系統的反應，可以清楚說明俄羅斯的強勢（對於波蘭與捷克的威脅）、以及妥協的立場（支持美國對於伊朗的防衛）。^{⑤④}

中國：本研究選取的新聞資料說明了中美關係的特殊性，也就是「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的亦敵亦友地位。在官方反應中，中國以暗示的方式希望美方可以「長遠性的」解除恐怖主義根源；在人民日報社論中，清楚的說明基地恐怖主義的「根源」是美方失敗的中東政策與帝國主義作風。^{⑤⑤}由此可見，中國對於美國的態度並非俄羅斯風格的嘲諷批評，而是身為平起平坐的強權，^{⑤⑥}對於現任強權的忠言勸告。同時，中國方面也透過觀察、分析、批評美國外交政策，來學習成為超級強權應有的格局與作法。^{⑤⑦}

埃及與巴基斯坦：美國在中東地區有關鍵性的能源議題、有充沛的反美情緒、有以巴之間持續的僵局，任何政策都有兩面的效果。無論冷戰時或者之後，埃及與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美國在當地外交與軍事政策的夥伴，兩國都是「非北約主要盟邦」，幫助維持區域穩定。然而，這些狀似合理的同盟關係，有更複雜的政經問題。埃及政府長期改革不力、民間反美情緒高昂。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之後，新的埃及政府反映民眾對於美國的反感、惡化對美關係。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戰爭、反恐戰爭、維持南亞核穩定、對中亞的勢力拓展、牽制中國對中東擴散影響力上面都扮演極為重要角色。^{⑤⑧}然

註 ⑤① Yu-Shan Wu, "Russia and the CIS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69~70.

註 ⑤② *The Economist*, "Russia's presidenc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Putin," March 3, 2012.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8941>

註 ⑤③ Andrew Monaghan, "An Enemy at the Gates or From Victory to Victo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4 (Jul., 2008), p. 727.

註 ⑤④ 蔡育岱、譚偉恩，「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論？」，*全球政治評論*，第 29 期（2010 年 1 月），頁 8~9。

註 ⑤⑤ People's Daily Onlin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should strike at roots," May 5, 2011. Accessed on: March 27, 2012,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80/91343/7371093.html>

註 ⑤⑥ 對於未來中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的預估，請見：Guoguang Wu, "China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18~20.

註 ⑤⑦ 中國對於美國霸權的不同學派解釋，見：Samantha Blum, "China Views of US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May, 2003), pp. 239~264.

註 ⑤⑧ 巴基斯坦在美國戰略布局的重要性，見：Vipin Narang, "Posturing for Peace? Pakistan's Nuclear Postures and South Asia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p. 38~48. 中國在中亞與美國勢力的遭遇，見：洪銘德、盧信吉，「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2011 年 1 月），頁 138~139。

而，當地政治問題讓民眾認為腐敗的政府與美國的角色是重疊的，極端份子走向反美恐怖主義道路、上層菁英脫離母國、普通民眾則對其政府、美國、泛西方、甚至所有已發展國家都保持敵意。在埃及與巴基斯坦這些現象，成為惡性循環：政權持續的更換、治權虛弱而縮小、擴張的軍方與秘密情報單位，一旦美國加強給予政權協助，等於間接給予反美勢力協助，回頭再傷害政權的合理性。⁹⁹在這種循環之下，美國外交政策對埃及與巴基斯坦的主軸只能放在防弊上面。

三、親近卻不支持：在與美國親疏量表中為親近，在反應於事件量表中卻不支持美國的擊殺賓拉登行動，在本研究中歸類為「親近卻不支持」。德國與巴西加權比分各自是 21:8、15:0，其中的差距代表我們對於美德關係與美巴關係的出乎意料。

德國：冷戰結束之後德國逐漸成為歐盟實質的政治經濟領袖，她在外交政策上有自己的聲音。2003 年德國總理施洛德 (Gerhard Schroeder) 公開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用兵，是顯著的美德公開外交政策分裂。而後至今，德國輿論一直採取批判的態度面對美國持續在進行的戰爭。¹⁰⁰賓拉登事件發生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她在 2005 年的大選中取代施洛德) 對美國政策的正面評論招致德國跨黨派與社會上的一致譴責，可以說明德國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整體態度。¹⁰¹從權力平衡的觀點來看，美國在冷戰之後逐漸降低在北約的角色，德國必須要扛起責任面對周圍可能的威脅，例如俄國的再擴張、巴爾幹半島如波士尼亞與科索沃的地區騷動、區域恐怖主義等等議題。因為德國在軍事上秉持和平與自制原則，所以藉由對美國的批判來彰顯己身的新外交政策，是最划算的策略。另外，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來，德國痛苦的戰爭經驗讓其成為和平主義的倡言者，與美國的爭端，是基於價值觀的不同，並非爭霸的本質。¹⁰²這兩種觀點都顯示德國在外交政策上會給予美國適當的監督，也忠實反應在本研究的發現上面。

巴西：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政策在傳統門羅主義的原則之下一直有著一廂情願的老大哥情結。近年來，拉丁美洲的左派政權逐漸成為主流，陸續引進中、俄等國家合作來與美國分庭抗禮。¹⁰³巴西是拉美第一大國，從 2003 年至今執政的左派政黨緩解長年的通膨問題，適逢發現巨大原油儲藏，這些政經成果讓巴西逐漸希望對國際局勢發

註 99 Boyle 提出應繼續長期且強力的支援巴基斯坦政府為美國應有的政策，筆者不同意。Michael J. Boyle, "The War on Terror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2 (Mar., 2008), p. 209.

註 100 *The Guardian*, "German leader says no to Iraq war," August 6, 2002. Accessed on: April 3,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2/aug/06/iraq.johnhooper>

註 101 梅克爾表示：「…很高興賓拉登被殺死…」見：*The Spiegel*, "Merkel Comments on Bin Laden Killing Draw Criticism," May 4, 2011. Accessed on: April 3, 2012,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0,1518,760580,00.html>

註 102 Alister Miskimmon, "Falling into line? Kosovo and the cours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3 (Mar., 2009), p. 572.

註 103 柯玉枝，「當前美國與拉美激進左派國家關係與前景：2008 年美、玻、委外交衝突事件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4 期 (2009 年 12 月)，頁 95-97。

揮影響力。^④然而，拉美的地理位置與世界主要衝突區域遙遠，即使巴西自詡為美、俄、中、印等一級世界強權，各大強國對於巴西所求無多，尤其是最敏感也最重要的安全事務上，巴西幾乎沒有發揮空間。^⑤巴西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帶有嘲諷批判味道，然而，巴西是希望得到更多的關心與權力分享，而不是與美國對抗。

四、疏遠卻支持：在親疏量表中為疏遠，在反應於事件量表中卻支持美國的作為，在本研究中歸類為「疏遠卻支持」。土耳其、印尼與奈及利亞的加權分數對比分別是 9:24、6:24、3:24，平均差距為 18，比「親近卻不支持」的更高（14）。這代表，美國在與這三國互動關係上，嚴重辜負了這三國對美國的友善。另外，印度的指數對比為 12:16，差距較短，以下分別說明。

土耳其：美國辜負於土耳其的原因在於美國更著重與以色列的關係。^⑥土耳其的戰略位置、人口、經濟實力、政經穩定度都是泛中東地區第一強國，但是美國在冷戰之後逐漸降低其在全球策略部屬中的重要性。土耳其在民主化之後，民間的宗教力量與政府的俗世主義互相抗衡，^⑦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展現出泛伊斯蘭的反美情緒。加上西方世界持續的對於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一案給予諸多負面評價，美國在庫德族議題、巴勒斯坦問題、伊拉克問題上面，沒有給予土耳其適當的重視，導致土耳其在各種議題上與美國唱反調。^⑧ 2011 年土耳其與以色列關係決裂，間接顯示其與美國關係的嚴重惡化。^⑨

印尼與奈及利亞：印尼是東南亞的人口與經濟第一大國，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國與經濟第三大國。在與美國常常有衝突的伊斯蘭人口上，印尼有兩億人，奈國有五千多萬人。印尼是天然氣與礦產大國，^⑩奈及利亞是產油國。以上這三層特質都顯示在近期的未來，這兩個國家都會是美國區域以及全球領域裡面重要的合作對象。潛在問題方面，奈及利亞國內政治動盪，除了長期的民主轉型問題之外、^⑪伊斯蘭極端主

註④ Marina Regina Soares De Lima and Monica Hirst, "Brazil as an intermediate state and regional power: action,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 2006), p. 21.

註⑤ Peter Hakim, "The Reluctant Partner,"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1 (Jan./Feb., 2004), p. 121.

註⑥ Jeremy Pressman, "Power without Influenc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4 (Spring, 2009), pp. 149-150.

註⑦ Philip Robin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2002: between a post-Islamist government and a Kemalist st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1 (Mar., 2007), p. 290.

註⑧ Ioannis N. Grigoriadis, "Friends No More? The Rise of Anti-American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1 (Winter, 2010), pp. 52-53.

註⑨ *The New York Times*, "Turkey Expels Israeli Envoy in Dispute Over Raid," September 2, 2011.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1/09/03/world/middleeast/03turkey.html?pagewanted=all>

註⑩ 有關奈及利亞與印尼當前政經實力，請見世界銀行網站。Accessed on: April 17, 2012,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0,,pagePK:180619~theSitePK:136917,00.html>

註⑪ 奈及利亞的不成熟民主造成眾多經濟與社會問題，請見 Jean Herskovits, "Nigeria's Rigge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Aug., 2007), pp. 115-130. *The Economist*, "Nigeria's new government: Groping Forward," November 12, 2011.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8207>

義與恐怖行動、伊斯蘭與基督教之間的衝突、^⑭南北衝突等等特性，都可能讓奈及利亞將其內部狀況轉化為反美情緒，成為美國另一個頭痛的外交問題。印尼方面，同樣掙扎於民主轉型的問題、同樣有國內政治的眾多武裝對抗、同樣有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隱憂、以及與眾鄰國之間的領土爭議。^⑮印尼與美國的更緊密關係將能夠穩定東南亞、南亞、東亞的整體局勢。而且，作為「不一樣」的伊斯蘭國家，美國與印、奈兩國關係的緊密建立可以破除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預言。^⑯

印度：在南亞的國際關係布局上，印巴之間的平衡至為關鍵，美國近年來的親近巴基斯坦違反了其一向採取的離岸平衡手法（Offshore Balancing），讓印度感到美中巴聯合的巨大壓力。^⑰ 2008 年發生的孟買恐怖分子爆炸案疑似為巴基斯坦的軍方民兵組織所為，印度方面希望美國主持正義，而美國對此事件的不作為嚴重的惹怒印度全國，至今仍然是美印關係中的爭執點。^⑱ 之後，歐巴馬試圖終結兩場戰爭，同時在南亞的策略轉向聯印制中。2010 年，原本已經簽訂的美印民間核子合作條約（US-India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獲得長足進展，顯示美國逐漸要重新開始在南亞的權力平衡遊戲。印度方面拒絕美國將其定位為非北約主要盟邦，美印之間更進一步的合作尚待觀察。^⑲

陸、結 論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三點結論。

第一，我們是否能夠藉由本研究設計的指數來分別支持與不支持美國的國家？本研究設定兩個重要量表，分別是「與美國親疏量表」以及「十二國反應量表」，將兩表結果綜合比較之後發現，能夠清楚的定義為親美國家或者反美國家的例子不多，大多數國家都是在中間地帶移動、大多數國家都會因為議題的轉變與環境的不同，改變自己與美國之間的互動。正因為各國與美關係複雜且易變，本研究提供的這些因議題與時機而變化的指數，可以幫助研究者辨認變化中的國際關係，例如本研究所指出的中

註^⑭ Abdelkerim Ousman, "The Potential of Islamist Terror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8, No. 1/2 (Dec., 2004), pp. 65-105.

註^⑮ David Brew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Indonesia," *Asian Survey*, Vol. 51, No. 2 (Mar./Apr., 2011), pp. 223-225.

註^⑯ 由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 90 年代提出，預言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衝突會導致國際關係上的武裝衝突。

註^⑰ Lloyd I. Rudolf and Susanne Hoerber Rudolph, "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for South Asia: Offshore Balanc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8 (Feb./Mar., 2006), p. 704.

註^⑱ *The Guardian*, "Mumbai terror attacks: India fury at Pakistan as bloody siege is crushed," November 30, 2008.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nov/30/mumbai-terror-attacks-india3>

註^⑲ Shalendra Sharma, "India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 116.

國處理賓拉登新聞的兩面手法，準確說明當前中美關係的競合矛盾。

第二，在採取爭議性的方法達成其國家利益的同時，美國霸權是否可以在未來持盈保泰？由各國對於賓拉登事件的反應，以及後續至今的國際局勢，我們可以發現，列強沒有對美國進行實質對抗，至多只有在言論上採取批評的立場；即使是批評的言論，也同時帶著肯定的語調。而且，在民族國家體系中，恐怖組織扮演著國家的對立面，各國即便不滿意美國的作法，其打擊恐怖組織的成果是各國同享的公共財。在賓拉登的事件裡，國際政治展現出實質上的合作，沒有挑戰者對美國叫板、沒有聯合的柔性平衡、沒有對美國霸權的區域牽制、也沒有逐漸成形的反美陣營。

第三，本研究所採取的新聞分析方法，是否能夠提供外交政策研究更多的可能性？就理論內涵來看，我們若能從各國之間的細微互動中尋找政策變化的端倪，例如本文所專注的官方與非官方反應是否一致、政府的正式宣言與輿論之間是否有落差、各國對極端事件的總體反應是與合乎其外交策略，這些資訊可以補足國際關係理論裡較為重視國家為主體的現象，也可以幫助外交政策理論中較為重視政府角色的傾向。另一方面，就研究限制來看，新聞資料數量繁多，如何在不相關的資訊中尋找相關的連結，需要對於研究過程精細的注意與反覆的檢證與更新。這些要求若是可以達成，則本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外交政策研究豐富且即時的資訊。

* * *

(收件：2012年5月19日，接受：2013年4月10日)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actions to the U.S. Hegemony: The Bin Laden Incident of 2011

Mark W.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bstract

As the U.S. special forces thundered into Bin Laden's compound and terminated the decade long chase of the most wanted terrorist on May 2, 2011, the global reaction to this incident presented diverse versions for interpretation. This empirical study answers the questions: can the U.S. identify those who support or oppose its foreign policy by their reactions to the Bin Laden incident? By probing into the governmental archives and major media in selected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answers two more important questions: has there been any kind of balancing coalition against the U.S? Can the U.S. hegemony continue its supremacy by adopting controversial approaches to pursue its national interest?

Keywords: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Bin lade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oft Balancing

參考文獻

- 巨克毅、李政憲，「當前美國對歐洲戰略思維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3期（2011年1月），頁35~72。
- 甘逸驊，「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2期（2008年6月），頁1~24。
- 李大中，「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1期（2011年7月），頁19~26。
- 柯玉枝，「當前美國與拉美激進左派國家關係與前景：2008年美、玻、委外交衝突事件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95~126。
- 洪銘德、盧信吉，「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3期（2011年1月），頁125~159。
- 唐欣偉，「頂尖兩強的雙邊關係」，*政治科學論叢*，第44期（2010年6月），頁75~104。
- 蔡育岱、譚偉恩，「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論？」，*全球政治評論*，第29期（2010年1月），頁1~36。
- 盧業中，「G20 集團對全球格局發展之衝擊」，*全球政治評論*，第33期（2011年1月），頁1~8。
- Beeson, Mark and Richard Higgott, "Hegemony, Institu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7 (Sep., 2005), pp. 1173~1188.
- Binning, Kevin R., "It's Us against the World: How Distrust in Americans versus People-in-General Shapes Competitive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8, No. 6 (Dec., 2007), pp. 777~799.
- Blum, Samantha, "China Views of US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May, 2003), pp. 239~264.
- Boyle, Michael J., "The War on Terror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2 (Mar., 2008), pp. 191~209.
- Brewster, Davi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Indonesia," *Asian Survey*, Vol. 51, No. 2 (Mar./Apr., 2011), pp. 221~244.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 Cha, Victor D.,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p. 158~196.
- Cox, Michael, "Empire by Denial: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1, No. 1 (Jan., 2005), pp. 15~30.
- COW Dataset,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y,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htm>

(October, 2011)

- Cruz De Castro, Rena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Neoliberal) Reengage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sues & Studies*, Vol. 47, No. 2 (Jun., 2011), pp. 1~44.
- Dittmer, Jason, "Captain America's Empire: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Post-9/11 Geopolitic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5, No. 3 (Sep., 2005), pp. 626~643.
- Dunn, David Hastings, "The Double Interregnum: UK-US Relations beyond Blair and Bus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6 (Nov., 2008), pp. 1131~1143.
- Eric S. Edelman,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Evan Braden Montgomery, "The Dangers of a Nuclear Iran,"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1 (Jan./Feb., 2011).
- Fish, Isaac Stone, "The China Threat," *Newsweek*, Vol. 157, No. 4 (Jan., 2010), pp. 28~29.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Washington, D.C.: Free Press, 1992).
- Glaser, Charles,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Apr., 2011), pp. 80~91.
- Goldsmith, Benjamin E., Yusaku Horiuchi, and Takashi Inoguchi,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Opinion: Who Supported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3 (Jun., 2005), pp. 408~429.
- Grigoriadis, Ioannis N., "Friends No More? The Rise of Anti-American Nationalism in Turke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1 (Winter, 2010), pp. 51~66.
- Hakim, Peter, "The Reluctant Partner,"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1 (Jan./Feb., 2004), p. 121.
- Herskovits, Jean, "Nigeria's Rigge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Aug., 2007), pp. 115~130.
- Hinckley, Ronald H., "Public Attitude toward Key Foreign Policy Even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2, No. 2 (Jun., 1988), pp. 295~318.
- Holslag, Jonathan, "China's Road to Influence," *Asian Survey*, Vol. 50, No. 4 (Jul./Aug., 2010), pp. 641~662.
- Holsti, Ole R. and James N. Rosenau,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merican Leader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2, No. 1 (Feb., 1990), pp. 94~125.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8).
- Ikenberry, G. John,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99), pp. 43~78.
- Katz, Daniel,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ttitud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4, No. 2 (Summer, 1960), pp. 163~204.

- Kupchan, Charles A., "After Pax-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Autumn, 1998), pp. 40~79.
- Layne, Christopher,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5~51.
- Mansfield, Edward D., "Concentration, Pola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Mar., 1993), pp. 105~128.
- MacFarlane, S. Neil, "The 'R' in BRICs: Is Russia an Emerging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 2006), pp. 41~57.
- Maria Regina Soares De Lima and Monica Hirst, "Brazil as an intermediate state and regional power: action,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 2006), pp. 21~40.
- Maoz, Zeev, Lesley G. Terris, Ranan D. Kuperman, and Ilan Talmud, "What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6-2001,"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1 (Feb., 2007), pp. 100~115.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3).
- Monaghan, Andrew, "An Enemy at the Gates or From Victory to Victo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4 (Jul., 2008), pp. 717~733.
- Miskimmon, Alister, "Falling into line? Kosovo and the cours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3 (Mar., 2009), pp. 561~573.
- Narang, Vipin, "Posturing for Peace? Pakistan's Nuclear Postures and South Asia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p. 38~78.
- Ousman, Abdelkerim, "The Potential of Islamist Terror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8, No. 1/2 (Dec., 2004), pp. 65~105.
- 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Paul, T. V.,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 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Petras, James, "Rising and Declining Economic Powers: The Sino-US Conflict Deepe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1, No. 1 (Feb., 2011), pp. 117~137.
- Peffley, Mark and Jon Hurwitz,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Public Response to Changing Soviet-U.S.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2 (May, 1992), pp. 431~461.

- People's Daily Onlin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should strike at roots," May 5, 2011. Accessed on: March 27, 2012,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80/91343/7371093.html>
- Posen, Barry R.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7), pp. 5~53.
- Pressman, Jeremy, "Power without Influenc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4 (Spring, 2009), pp. 149~179.
- Rosenbluth, Frances Mccall, "Japan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41~53.
- Robins, Philip,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2002: between a post-Islamist government and a Kemalist st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1 (Mar., 2007), pp. 289~304.
- Rudolf, Lloyd I.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 "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for South Asia: Offshore Balanc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8 (Feb./Mar., 2006), pp. 703~709.
- Sharma, Shalendra, "India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111~124.
- Simes, Dimitri K., "America's Imperial Dilemma,"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Dec., 2003), pp. 91~102.
- Smith, Michae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and EU-US relations: can the EU be a strategic partner for the U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5, No. 4 (Apr., 1998), pp. 561~577.
- The Economist*, "Russia's presidenc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Putin," March 3, 2012.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8941>
- The Economist*, "Nigeria's new government: Groping Forward," November 12, 2011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8207>
- The Guardian*, "German leader says no to Iraq war," August 6, 2002. Accessed on: April 3,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2/aug/06/iraq.johnhooper>
- The Guardian*, "Mumbai terror attacks: India fury at Pakistan as bloody siege is crushed," November 30, 2008.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nov/30/mumbai-terror-attacks-india3>
- The New York Times*, "Death of Osama bin Laden: Bin Laden Is Dead, Obama Says," May 1, 2011. Accessed on: October 25,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5/02/world/asia/osama-bin-laden-is-killed.html?pagewanted=all>
- The New York Times*, "Cameron and Obama Show Unity on Afghanistan," March 14, 2012.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3/15/world/europe/cameron-and-obama-show-unity-on-afghanistan.html?pagewanted=print>

The New York Times,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U.S. Gets a Closer Look," December 2, 2009.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09/12/02/world/asia/02japan.html>

The New York Times, "In South Korea Visit, Obama Visits Border and Warns North," March 25, 2012.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3/26/world/asia/president-obama-visits-south-korea.html?pagewanted=print>

The New York Times, "Turkey Expels Israeli Envoy in Dispute Over Raid," September 2, 2011.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1/09/03/world/middleeast/03turkey.html?pagewanted=all>

The Spiegel, "Merkel Comments on Bin Laden Killing Draw Criticism," May 4, 2011. Accessed on: April 3, 2012,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0,1518,760580,00.html>

Waltz, Kenneth N. and 32 others, "War with Iraq is not in America's Interes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2.

Wallace, William and Christopher Phillips, "Reassess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2 (Mar., 2009), pp. 263~284.

Wu, Guoguang, "China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18~32.

Wu, Yu-Sha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45, No. 1 (Mar., 2009), pp. 117~162.

Wu, Yu-Shan, "Russia and the CIS in 2010,"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Jan./Feb., 2011), pp. 64~75.